

知食分子

在厨房饲养肉体,在书房喂养灵魂

坊间纪事

声间捕食者

范爱萍

来这条小巷唱歌的不是流浪歌手,这里热闹的时候太热闹,冷清的时候太冷清。在巷子很远的一家银行门口,我倒是见到一个流浪歌手,他唱一首我从未听过的歌。我仅见过他一次。他的声音透着寂静和孤独,长得像我年少时的一位音乐老师。人们在流浪歌手的身边或走或停,有时往那只摊开的黑色背包上放一两张小面额纸币,那些纸币和他稍长的头发一样,在微风里翻动着。之后在那家银行门口再没见到这位流浪歌手。银行旁边的理发店把两个大喇叭装到门前,喇叭里奏出的歌声可以淹没十个流浪歌手,流浪歌手可能去了地铁站,或者某个不热闹也不冷清的街。他没有选择来西街献唱。

美食有追求的人。一个真正的吃货,理应有一间雅洁的厨房,有一手说得过去的厨艺,不然,就是冒牌货。

真见过喜欢吃食堂大锅菜的人,说是炖得烂,油大。而我对食堂的菜总有着复杂的感受。有时,很饿,进了食堂,就觉得饱了;出来,又饿了。还有的时候,明明吃饱了,但为何我的嘴还是如此寂寞?那样失神的感觉,像恋爱中的人渴望爱人的触摸。这样的不自制,很容易让人产生愧疚甚至罪恶感。于是,对所有在吃上没要求的人都充满了敬仰,那样的人,大抵就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吧?还有,能克制住口腹之欲的人,那得对自己多狠啊,大概也就是能成大事的人了吧?

如果说书房是居室的圣地,以静,和为上,宜于阅读,思索和灵魂飘逸地出窍;那么厨房是居室的战场,人在那里对他的肉身又拉又打,进行着总也收不了工的拉锯战,目的总归还是要和谐相处,所以不管战时如何狼藉,结束后总以雅洁为上。不管是在厨房饲养肉身,还是在书房喂养灵魂,要做得好,其实都不易。

这两点对现代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

如果我们必须在生命中与书籍建立起恋爱关系,那么书房使我们的爱,在这拥挤嘈杂的世间免于无处容身。

一所悬在城市上空门窗紧闭的公寓房,一个宅在家里游魂一样漂浮着的人,其最大的缺陷在于灵魂的封闭与思想的狭隘。而一间宽敞明亮的书房却可将之抵消。理想的书房隐喻了当代人诸多理想的人生品质,这些品质能使我们与看似不可战胜的外界抗衡,使我们在不可理喻的潮流中保持清醒:比如在主义纷争,利益抢夺年代下的一种胸襟和气象;比如捷徑文化盛行下的职业操守和淡定从容;比如焦虑和暴戾纵横的时候对善意和常识的坚守……

厨房是不太容易谈的。一间允许参观的厨房太过有表演性,常常让人联想到,其实它的主人并不懂得厨房下人间烟火。而一间一天三次使用它的厨房,还能时时保持雅洁,那我会把它的主人视作有圣人之美。

如果仅仅是为了果腹,就现代社会的方便快捷来说,没有厨房也做得到。对于厨房的态度,以及一个人愿意在厨房花费

的时间,从哲学的高度来看,大抵是他对沉重的肉身和比肉身更沉重的人生的欲望的态度。一个人要学会即使是被全世界抛弃也要留着心口的一点热气爱自己,可以从厨房开始。

对于肉身,我以为照顾好的标准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,这方面生病的人最有体会,一旦身体的某个部位有了存在感,那就是不适的代名词了。比如西施捧心,外人瞧着美则美矣,但有个爱撒娇的胃,稍稍需要它工作一下,便闹情绪给你看,仿佛一名不够任劳任怨的员工,活儿没干多少,牢骚倒是一大堆,西施想必也十分烦恼。所以,合格的身体就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,然而支撑无所不在,所谓身随意动。当然,这个意是有限度的,能完成符合年龄标准,身体特征的基本动作就算合格,别指望可以像武林高手似的飞檐走壁,力劈华山。

为了身能随意动,人,少不得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心思,照顾肉身的需求,迁就肉身的意愿,多数时候,人以为主宰着肉身而又沦为它的奴仆,比如时下流行的吃货。说句好听的,吃货是对食物有要求,对

我家的二小姐

杨素秋

二小姐是我堂姐。我们杨家这一辈的姑娘有4个,她行二。

二小姐看见过别人用一个碗蒸米饭,不多不少正好一个人吃完,想想,她蒸了一个小时,上面一层米微微发湿,下面还是干的,纳闷为什么别人的能熟自己的熟不了——她只在锅里放了水,碗里没放水,满满一碗干米粒。

家里人去医院陪护奶奶,留二小姐在家。一只蚊子歇在她掏耳朵的手上,她抡起另一只手,啪!很准。

蚊子,打死了。
耳膜,穿孔了。
二小姐住进了医院,还得腾出另一个人去陪她。

二小姐很惭愧,准备在病床上织点毛活来挽回她的错误。织错就拆,拆了又织。从入院织到出院,织完一个漫长的暑假,毛线还是一堆毛线。

夏夜,我们和二小姐在四大(四叔)院子里乘凉。二小姐突然一惊,双手举过耳朵乱扇风乱蹦跳:“哎呀妈呀蛇呀四大呀!”一头扎到四大怀里,才发现是个癞蛤蟆。

我们一见二小姐就打趣:“给我干蒸一碗米汤吧?给我掏个耳朵吧?给我织件毛衣吧?哎呀妈呀蛇呀四大呀?”

二小姐就笑。被我们闹急了,假装瞪个眼发火,还没发完自己就笑歪了。

我们喜欢传播二小姐的各种糗事儿。关键是,她自己也喜欢被我们讨论。该不该买一件裙子,该不该注册微博,该不该出门旅游,孩子该上哪所学校……她都会拿出来征求意见。她坐在中央,四周一群人给她出谋划策——这是我们家常见的场景。

二小姐二十八岁时,想买泡泡袖娃娃衫,我们笑了好久。

三十了,护肤在兰蔻和雅诗兰黛之间反复犹豫。小棕瓶?小黑瓶?小棕瓶精华液?小黑瓶眼霜?小棕瓶精华液+眼霜的套装?给亲朋好友打电话咨询。三天都没答案。

一大家子正吃饭。二小姐让所有人停筷子讨论她该不该烫头发?烫了,是烫大卷儿呢?烫小卷儿呢?剪了烫还是不烫?金州路哪家发廊好?多少钱?有熟悉的理发师没?

饭菜都凉了,二小姐熠熠生辉站着发光。突然一屁股坐下说:“不敢烫,怕烫丑了。”她用筷子划拉划拉盘子,一群人哎呀哎呀去给她擦。

她喜欢边看电视边给人讲剧情。大哥烦她:“讲解员你能不能别说话?”她就不讲了,过一会儿又开始讲。大哥又喝斥她,她就又不讲了。

她头上顶着两个哥哥,一个姐姐,被那3个训着长大。这儿不对,那儿不对,反正总是她的不对。现在连侄儿们都敢说她不对了。有一年过年吃饭,处之如常。正是因其身世与经历,方能写出《钱神论》这样的妙文。文如下:

路中纷纷,行人悠悠,载驰载驱,惟钱是求。朱衣素带,当途之士,爱我家兄,皆无能也。执我之手,托分始终,不计优劣,不论贫富。突客福流,门常如市。谚曰:“钱无耳,何可暗使?”岂虚也哉?

成公绥的《钱神论》见载《太平御览》,虽是残片,其刻画世象,剖判人心,切中肯綮,亦见其深刻与功力。然而,在晋代还有一篇影响更大的《钱神论》。作者鲁褒,南阳人,此人好学多闻,以贫素自立。元康(291-299)之后,纲纪大坏,“褒伤时之贪

带得娇气。带孩子不能这么带,要如何如何带,七嘴八舌的,凶虽不凶,但毕竟是批评了。二小姐站在屋子中央,手里端一杯开水,晃一圈儿,又一圈儿,准备晃温了给孩子喝。人们一直说着,她就一直那么晃着。

她是家族里唯一一个这样的人,谁都能说她几句,都不怕她生气。

二小姐的罗曼史是由一串儿文艺男青年组成的。

有人知道二小姐喜欢“唐朝”乐队,就送了她一张海报,比双人床还大!钢笔一笔一笔画的,和专辑封面一模一样!丁武张炬刘义军越年冷冷的脸庞就这样嚣张地飘扬在二小姐的床头,每个人进卧室都哇地大喊一声,扑上去抚摸钢笔的痕迹。我们怂恿二小姐:“嫁他嫁他!”二小姐哼哼唧唧不应声,“不嫁就把画送我!”她还是不肯。天天那么嚣张地挂着,我们喜欢得牙痒痒,老琢磨去偷了来。

钢琴画青年之后又有吉他青年,总在月夜为二小姐弹唱《红楼梦》插曲,他有自己的乐队,他的琴技在整个城市都很有名。二小姐怕他太浪漫不靠谱。

吉他青年之后是探险青年,寒暑假骑自行车去西部各个省市旅行,走遍沙漠草原戈壁滩,对濒危动植物特别感兴趣,后来考取了北师大的生物系研究生。

探险青年内向,和二小姐同事多年都没说过几句话。一次偶然聊到读书,才发现他和自己一样喜欢读书。

我们又怂恿:“嫁他!嫁他!”二小姐吞吞吐吐。

长辈们都不嫁。北京那么远,3年之后他要是喜欢别人了呢?他要是回来了呢?你都快30了耗得起吗?

我说要是我,我肯定嫁。在一个小城市里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愿意读书的人是多么困难,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。

二小姐在一所农村中学教英语。元旦有学生去她的宿舍,手在怀里左扭右扭,她吓坏了,以为他要捉虱子。学生从拉链衣服夹层里揪出一张明星大贴画——1元钱一张那种,是送给二小姐的新年礼物。二小姐差点哭。

夏天下暴雨,来学校的路上都是积水,有坑的地方水能没过人头。二小姐焦虑,怕学生不知情落了进去,就卷起裤子趟泥水,站在路中央招手,让所有的学生都原路返回,等天气好转再上课。过年收到学生祝福短信,她乐得咯咯咯。

她让我帮着找一些上口的英文歌,想每个月教学生唱一首,用歌曲和孩子们上课做游戏。我给她找了很多,打电话时她正在公交上,说昨天熬夜改教案,今天试着用新教案上课,效果特别好。“我今儿高兴得很,高兴得很!”她连叫了两遍。

纸上博客

时尚辞典

年货病

辛然

一到过年,我就想起两件事,一是买年货的压力感。1997年,跟着老妈置办年货,当时我已上初中,能感觉到过年对我家是个颇有压力的事情。在集市上逛一圈,筛选出那些必须买的,憧憬下以后有了钱要买的;精打细算,讨价还价,最后无声无息地掏钱。有天中午在街头买完馒头,老妈轻轻说了句大实话:哎,什么都要钱。过年是一个不得不花钱的事情:要买足菜,应付年假的空市;要买烟酒糖茶,招待客人;还要省出一笔钱给我买过年新衣。我有一位家境相对富裕的朋友,小学时代就失去了过年穿新衣的待遇;而我,父母是普通工薪阶层,工资月光,却从未破此例,至今!眼下,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小孩,每每回想起这些,对这种“花钱过年”的焦虑理解得更深了一些。

第二是逛超市。超市是我小学时候在这个城市兴起来的。从超市买东西是有钱的象征。依旧是九十年代末的某次过年,可以说那是我第一次正式“逛超市”——像外国电影里演的那样,主角随意地推着车子,看上什么就不经意地扔到购物车里,最后推着满满一车的东西出现在结账台。临近过年的时候,我们一家三口穿得体的体面,来到当时最大最气派的超市,在入口处郑重地选出一个推车,看着琳琅满目的年货和拥挤的消费者,至今记忆犹新。尤其是消费者,过年时候这家超市会出现很多从穿着上一看就比我们家还要“工薪阶层”的人,必然大呼小叫,呼朋唤友,好似逛大集似,未了还争抢结账,完全打破平时温文尔雅、默默花钱的超市气氛。如果当晚他

们的定位是扮演新兴资产阶级,那我们一家扮演的应该就是老牌中产阶级。可能是人戏太深,现在我还能讲出那级的购物单。推车满了,结账是二百多元——哪能想到,花掉这笔“巨款”的幸福已让我沉浸了近二十年。

时光飞逝。2015年,农历春节的前两天,我接到老妈一通愤怒的电话,抱怨老爸让她囤年货,我自然站在永远正确的老妈这边,赞成她现吃现买的政策。已经不知道从何时起,买年货这项活动已经消失了。商品永远很充足,而大家也不需要借着过年补充油水了,“不逛超市,我真觉得过年少点什么,哪怕什么都不买呢!年少时候的经历对人生都有很大影响,几近强迫。年二十八,我靠撒泼打滚说服老妈去当年那家最火最气派的超市买年货。推着熟悉的购物车,看着熟悉的光景,找那些平时坚决不能买唯独过年可以不问回家长就能拿的商品。“穷人乍富”是个贬义词,但这种感觉太好了你们不懂。购物车里放了些进口商品,算是把年货交代了。结账我凑在老妈身边“忆苦思甜”:“看我们以前逛超市才花二百,就觉得不得了了。现在终于过上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日子啦!看我们吃得进口食品了呢,呵呵……”老妈对我的煽情毫无兴趣:“赶紧回家,你拿沉的我拿轻的。”情绪还得自己造,我心里盘算着,明年网购点大龙虾帝王蟹什么的……得这种“年货病”的决不止我一个,我一囤这种年货,已经嬗变为严重扭曲社会生活的“异形”,主宰了人生的贫富,强弱,贵贱,安危乃至生死。“失之则贫弱,得之则富强”,钱之所在,危可使安,死可使活。钱之所去,贵可使贱,生可使杀。”钱之为物也,“无位而尊,无势而热,排金门,入紫闼”,可谓无所不能的“神物”。现代经济学有“货币拜物教”一说,“货币”即钱也,“拜物教”即神也,“钱神”岂非“货币拜物教”之滥觞?鲁褒以“钱神”二字,道破“货币拜物教”之实质,可谓穷形尽相,入木三分。

心灵小品

身边的山水

赵洪杰

要不是孩子那么小,一个外地人谁会在大年初一带着父母上千佛山呢?可话又说回来,要不是恰在这时一起来,虽走过几十遍,我又哪有这样的发现?

我们从正门拾阶而上,逛着庙会,不觉已漫步到最爱的古树群路段。冬日里的古树与其它季节都不同。从古树群标识牌处往上看,草木去而山石显,更显古树直通天穹的力道。它们在冬日抖掉攀附在身的柔枝软叶,巍巍然俯视大千,静静地享受安宁。

父亲也爱古树。与我不同的是,他能一眼辨识出各种树名。一棵儿抱粗榆树只剩下灰褐色的劲枝,头挑着弹去种籽的空壳;刺柏树干粗壮壮,溜光挺直,直到树梢尽头才伸出几根虬劲的枝;刺槐,国槐枝条疏朗向上,一眼望去像是剪影,造型多有国画韵味。父亲说,在老家,人们喜欢用榆树做屋梁,用槐树做手推车。

对于我,父母越来越像古树群里的参天大树。尤其是身为父父之后,这种感觉更加强烈。岁月悠长,他们一直在这里,无论是否繁花似

手机语言

冷暖尽在“形容词”

周柳莺

传说汉字是由一位叫仓颉的古人制造完备起来的。其实一人之心,何以能识宇宙之玄机,识人间之冷暖?若不是后人不断挖掘补充,使之尽善尽美,也是难以想象世间万物,将用什么方式去书写。只有文字让一瞥一笑,一动一静的事物长存,得以弘扬。

其实文字的功能不在文字本身,而在于一个个带有修饰色彩的形容词。形容词,所显现出的一切表象,都可以回归于视觉世界。一切生命的颜色,都是由形容词描画涂抹而来,而每一个恰当的形容词的应用,又将一个个或明媚或晦暗,或愉悦或痛苦的故事跃然纸上。让读者看得疯狂,也看得痴迷,不得不感叹先人城府,浸染了故事的生命,最终又用联动的形容词赋予故事的永生。

《钱神论》补缀

鄙,乃隐姓而著《钱神论》以刺之。”不过,见于《全晋文》的《钱神论》亦非全文,乃后人据《晋书》《艺文类聚》《初学记》合抄而拼成。“其文略曰”:

钱之为物,有乾有坤。其积如山,其流如川。动静有时,行藏有节。市井便易,不患耗折。难朽象寿,不匮象道。故能长久,为世神宝。亲爱如兄,字曰孔方。失之则贫弱,得之则富强。无翼而飞,无足而走。解严毅之颜,开难发之口。钱多者处前,钱少者居后……

钱之为言泉也,百姓日用,其源不匮,无远不往,无深不至。京邑衣冠,疲劳讲肆,仄闻清谈,对之睡寐。见我家兄,莫不惊喜。钱之所佑,吉无不利。何必读书,然后富贵……由是论之,可谓神物。无位而尊,无势而热,排金门,入紫闼。钱之所在,危可使安,死可使活。钱之所去,贵可使贱,生可使杀。是故念神辩论,非钱不胜;孤弱幽潜,非钱不拔;怨仇嫌恨,非钱不解;问讯笑谈,非钱不发。子夏云:“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。吾以死生无命,富贵在钱。何以明之?钱能转祸为

福,因败为成,危者得安,死者得生。性命长短,相禄贵贱,皆在乎钱,天何与焉?天有所短,钱有所长。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,钱不如天。达穷开塞,振贫济乏,天不如钱……

钱,穷者能使通达,富者能使温暖,贫者能使强悍。故曰:君无财,则士不来;君无赏,则士不往。谚云:官无中人,不如归田。虽有中人,而无家兄,何异无足而欲行,无翼而欲翔……

鲁褒生活的年代比成公绥晚了20多年。成《论》共69字,除前16字外,其余均在鲁《论》中出现,或谓鲁《论》系对成《论》的扩展与发挥,是否确论,权为一说。《钱神论》虽名以“论”,实乃辞赋。鉴之原文,其中虚拟司空公字与慕乃先生之问答,极论钱之妙用,且借语讥讽,酣畅淋漓。

公元3世纪,短短几十年接连出现两篇《钱神论》,殊为偶然。三国归晋之后,社会经济有所发展,但从皇帝到官吏,巧立名目,卖官鬻爵,拚命搜括,贪得无厌,徇私枉法,“货赂公行”,产生了一批极力聚敛、大肆挥霍的富豪。据《晋书》记载,著名

强词有理

安立志

虽然说“金钱不是万能的”,但“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行的”,以致在久远的古代,就有人看到了金钱的巨大作用,而《钱神论》就是典型的说法。最早的《钱神论》,其实是晋人成公绥的作品。成公绥(231-273),字子安,东郡白马(今河南滑县)人,幼而聪敏,博涉经传,辞赋甚丽;性寡欲,不营产业,家贫岁钱,处之如常。正是因其身世与经历,方能写出《钱神论》这样的妙文。文如下: